

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

戈 宝 权

今年四月十四日，是马雅可夫斯基逝世的五十周年纪念。

当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就回想起，那已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啦。我在一九三五年的寒冬三月到了莫斯科，正好是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五周年的前夕。为了纪念这位“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斯大林语），莫斯科当年将高尔基大街和花园——凯旋门大街交叉路口的凯旋门广场，命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我感到高兴的，就是从那时起，我曾在距离这个广场不远的街道上度过了两年多的岁月，每天上街，我都要经过这个广场；而且那也正是我开始研究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时候，因此我的不少美好的和难以忘怀的日子，又都是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和邻近的普希金广场联系在一起的。

凡是在莫斯科生活过多年的人，都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是莫斯科重要的文化娱乐中心之一，因为在它的四周围，有著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有轻歌剧剧院，有奥勃拉兹卓夫中央木偶剧院，有讽刺剧院，还有“莫斯科”电影院。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地下铁道车站也是很有名的，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德国法西斯妄想进攻莫斯科时，莫斯科苏维埃曾在地下美丽的站台上，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庆祝大会，

斯大林还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

到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当马雅可夫斯基诞辰六十五周年时，在广场的中央，建立起了由雕塑家基巴尔尼科夫塑造的诗人的铜象。我在当年十月参加了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之后回到莫斯科，正好住在广场旁边的“北京”饭店。每天走出旅馆的大门，首先投进我的眼帘的，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高大的铜象。诗人挺着胸膛，跨开两腿，站在花岗岩的台座上；他右手紧握着拳头，左手拉开上衣；头高高地昂起，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前方，好象他正在向着人们“放开喉咙歌唱”①：

听着吧，

后代的同志们，

听我这个宣传鼓动家，

头号呐喊者的呐喊吧！

压过那

诗歌洪流的声响，

我迈开大步，

跨过抒情诗的书卷，

象一个活人

在和活的人们讲话。

回想起来，那又是四十四年前的事啦。在莫斯科塔冈卡区幽静的根德里科夫巷里，有一所粉刷成米黄色的两层的楼房，马雅可夫斯基从一九二六年起，曾在这里的二层楼上居住过，直到逝世为止。一九三六年这所住宅被命名为马雅可夫斯基故居博物馆。从此根德里科夫巷也改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巷，它

不再象以前那样幽静了，因为每天都有不少的人来参观诗人的故居。

我也曾经不只一次地来到这里访问过。当打开铁栅门走进院子时，首先看到旁边一所高楼的墙壁上，刻着诗人在长诗《列宁》中的有名的诗句：

我

把自己全部的

诗人的响亮的力量，

都献给你，

进攻的阶级。

这所不大的住宅，完全按照诗人生前的样子保存着。当走进大门，跨上楼梯，就来到诗人住宅的过道，在衣架上还挂着诗人的大衣、礼帽和手杖。当走进餐厅时，你就会想起，这里曾经是苏联诗人阿谢耶夫、基尔萨诺夫、谢尔文斯基，作家卡锡里，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剧作家特烈杰亚科夫，戏剧导演梅耶荷尔德，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人常来访问和聚会的地方。诗人曾在这里向朋友们朗诵了他的长诗《好！》、剧本《臭虫》和《澡堂》以及其他不少新的诗章。同时这里也是作家和诗人们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二十周年”举行过庆祝活动的地方。

当你穿过餐厅，就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这里是诗人写作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卧室。在写字台上放着书籍、文具、绘画用的颜色瓶等。他用过的一枝粗大的自来水笔，同笔记本放在一起，在笔记本上还有他写的没有完成的最后一首长诗《放开喉咙歌唱》的手迹。墙壁上钉着一张列宁的照相，这就使我们想起诗人写的《和列宁同志谈话》的一首诗：

两个人在房间里：

我

和列宁——

这是挂在白粉墙上的

他的一张照相。

在靠近窗口的地板上，还放着一只旅行

皮箱，上面写着 $\frac{W}{M}$ 的字样，这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两个字的缩写。当你参观这间书房时，你就会感觉到，好象诗人在不久以前才离开这间书房似的。

在诗人的故居博物馆里，还有关于诗人生平和创作的展览，保存着诗人的藏书和手稿。你可以在这里听到诗人本人和著名的演员们朗诵的诗人的作品的录音。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各种版本的诗人著作和研究他的论著与资料，因此它也成为苏联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个中心。

我又回想起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我从布拉格路经莫斯科返国时，重新参观了诗人故居的展览，得到了故居博物馆负责人的接待。当她们拿出博物馆的留言簿给我看时，我发现了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访问时，“依照马氏诗型”写下的一诗的手迹：

革命的

诗人，

“进攻阶级”的

伟大的儿子。

中国人

早就知道

你的名字。

你的声音

如象风暴

飞过了

中央亚细亚。

任何的

山岳

沙漠

海洋

都阻挡不了

你！

你！

坦克车，

快速度的飞机，

真理的使徒，

你的时代

是

永远的世纪！②

诗的旁边注明“参观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后”，日期是“25/VII 45”。

从那时起，我国不少的诗人和作家，如艾青、李季、刘白羽、方纪、严辰、戈壁舟、赵瑞蕪和靳以等人，都先后访问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故居博物馆，写下了纪念诗人的诗歌作品或是访问记；李季还写了一首诗，描写他在一九六〇年的一个秋夜，冒雨访问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情景。当现在诗人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来到的时候，重读郭沫若和其他许多诗人与作家写的诗歌作品以及访问记，感到又是多么亲切！

二

回想起来，多年来在同苏联诗人和作家交往的日子里，常听到他们谈起马雅可夫斯基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且把他的一首《最好的诗》，献给了中国革命人民。

我们知道，作为一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同革命紧密相联的，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到领导革命斗争的司令部斯莫尔尼宫去工作，他说：“这是我的革命”。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他用“罗斯塔通信社之窗”的讽刺画，参加了同白匪军和外国军事干涉的斗争。他写过著名的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歌颂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他又在长诗《好！》中，歌唱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他多次到欧美各国和苏联各地旅行，用他的诗句来说：“我差不多走遍了整个地球”；他在旅途中还写下了不少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诗歌作品。当我国人民在二十年代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时，他又写出了好几首鼓舞中国人民的诗章。

远在一九二四年，当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第一年，由于华南一带革命力量的激烈增长，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恨。英国工党政府曾于当年九月在广州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组织叛乱（即所谓“广州商团事

件”），并实现炮舰政策：威胁中国的革命运动，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广州的工人阶级和革命队伍镇压下去。那时苏联组织了“滚出中国！”援助会，马雅可夫斯基就写出了《滚出中国！》亦译“不准干涉中国”一诗，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声援：

战争，

这帝国主义的女儿，

象个幽灵

在世界上飞旋，

工人，怒吼吧：

“滚出中国！”

.....

滚回去，无畏巨舰，

“滚出中国！”

在使馆区里，

一群太上皇

大模大样地坐着

在布置阴谋的罗网。

.....

他们想把你们

当作殖民地

磨得粉碎。

四万万——

不是一群牛马。

中国人，大声喊吧：

“滚出中国！”

是时候了，

赶走这批混蛋，

把他们

摔下

中国的城墙。

“横行世界的海盗们，

滚出中国！”

.....

中国人，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滚出中国！”

人们更经常提到的，是他写的有名的《最好的诗》。一九二五年马雅可夫斯基从国外旅行回国后在苏联各地旅行，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他来到莫斯科北面的工业城市雅罗斯拉夫尔，第二天出席了市立剧场举行的

晚会，作了《我发现美洲》的发言。据三月二十三日当地《北方工人》报的记载：“晚会进行得生动而有趣。诗人讲了‘他讲得很好’关于他到美洲去的旅行，并顺带读了他的诗：《巴黎圣母院》、《大西洋》、《黑人和白人》等诗。在一次休息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宣读了《北方工人》报收到的关于上海被占领的无线电报，当即受到全场雷鸣般的鼓掌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当天写成了《最好的诗》歌颂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次工人武装起义是在敬爱的周总理领导之下进行的）和北伐部队进攻上海时占领上海的行动。马雅可夫斯基这样写道：

全场的听众
撤出了
尖锐的问题，
狂热地争着递上纸条，
竭力要把人难倒。
“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请你朗诵一首
你的
最好的
诗。”
哪一首
诗
配受这光荣？
手支着桌子，
我心里在想。
也许，
给他们朗诵这一首，
或者，
就朗诵那一篇？
正当我
翻查着
旧的诗章，
全场
等待着
一声不响，
《北方工人》
报的
秘书
悄悄地

对着
我讲……。
于是我大声叫喊起来，
打乱了
诗的音调，
比耶利哥城的叫喊声③
还要响亮：
“同志们！
工人
和广东的部队
占领了
上海！”
就好象
洋铁片
在手掌里揉得发响，
欢呼的力量
不断地增长又增长。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雅罗斯拉夫尔城在拍手鼓掌。
……
假如
雅罗斯拉夫尔城
对这件事
这样热烈鼓掌。
哦，哪里还有
什么更有力的
联系
比约束着
工人蜂房的团结
还更加有力量？！
雅罗斯拉夫尔人，
制油工人和纺织工人，
向不认识的
但是亲如手足的
中国苦力们尽情鼓掌！
到了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当苏联政府发表了照会，抗议中国反动政府的军队袭击中东路和聚集在我国东北的白党匪帮侵犯苏联边境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写了《致中国的照会》一诗，这首诗发表在第二年四月出版的第十二期《星火》画报上：

我越来越频繁地
 把视线
 投向张牙舞爪的
 中国。
 四万万
 中国
 人民，
 是在涣散，
 还是
 巍然屹立不动？
 成群的
 豺狼
 究竟还要
 把中国
 宰割多久？
 醉熏熏的
 白党匪帮
 究竟还要
 把中国的大地
 践踏多久？
 比鲸鱼还要笨重的
 英国无畏巨舰
 究竟还要
 把中国
 镇压多久？
 千千万万人的
 工人的中国，
 伸出
 手来
 结成长远的友谊！
 中国人，让我们
 和中国
 一齐跟帝国主义者
 算帐！
 ……
 假如
 白党的匪帮
 从中国
 向我们的国境
 移动，——
 那我们会握紧枪杆，
 卷起
 军衣

去和
 将军的中国
 开火”。
 当然，马雅可夫斯基写的有关中国的诗歌，还不止于此。如他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写的《莫斯科的中国》，描写了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洗衣工人的生活，他预言了“一旦十月的风暴来到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就会显示出他们的威力。又如一九二七年四月他为幽默杂志《骚乱者》写的《阴惨的幽默》一诗，一开头就说：
 逗趣的事？
 关于中国？
 这个念头不错
 诗人
 既然
 天天在写，
 或许
 也为讽刺杂志
 写上
 一首
 关于中国的诗歌？
 我——
 愿意满足
 读者的意愿。
 你要求吗？
 好！
 我在考虑
 写一首
 美妙的诗篇——

马雅可夫斯基在同年还为儿童写了一首长诗《你来念念这首诗，上巴黎、中国去一次》，带儿童到了“这出茶的地方，这出米的地方”。

总之，马雅可夫斯基在他写的有关中国的诗歌中，他始终是把“张作霖、吴佩孚”的中国（《莫斯科的中国》）和“将军的中国”（《致中国的照会》），同“在广州进行着我们梁赞人伊凡和安东在十月革命曾经进行过那样的战斗”的中国（《不要纪念》）和千千万万的工人的中国（《致中国的照会》）区分开来，他的同情始终是在中国劳动人民的一方面。这正如曹靖

华所说的：“在那时，中国人民倍受帝国主义强盗欺凌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从万里外向中国人民伸出了热情的兄弟般的援助的手，这深厚的革命道义，中国人民是异常珍贵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诗人、作家和广大的读者，时时刻刻是把马雅可夫斯基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来尊敬和爱戴的！”

三

回想起来，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对中国广大的读者并不生疏，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以前，他的名字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东方杂志》和革新派的《小说月报》，首先就对马雅可夫斯基作过介绍。一九二一年六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一期）上，刊载过化鲁写的《俄国的自由诗》，其中讲道：“俄国革命后，已产生了一群新诗人。……最受俄国人崇敬的，便是梅耶谷夫斯基了”。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期）上，发表了沈雁冰（茅盾）写的《未来派文学之现势》，其中指出：

革命以后，未来派突然得势，在诗方面是全靠了天才的玛以柯夫斯基。玛氏现在不过三十岁，是个特出的天才。……一九一七年，他和同志加入了布尔塞维克党。自此以后，他的一支锋利的笔就全为布党效力了。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是一篇长诗，名曰《150,000,000》，为抗议封锁俄国而作的。……这小册诗能以出版，是以亿兆人的足踵为印机，以沿街的石板为纸的。

至于我国第一个见到马雅可夫斯基，同时也是第一个著文介绍他的诗歌创作的，则是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四日，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在莫斯科访问了马雅可夫斯基。他这样写道：“前日，我由友人介绍，见将来派名诗家马霞夸夫斯基。他殷勤问及中国文学，赠我一本诗集《人》。……”接着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间，瞿秋白又为郑振铎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写了《劳农俄

国的新作家》一章（该书第十四章），其中讲到马雅可夫斯基：

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然而他的作品并不充满革命的口头禅。他在二十世纪初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天才。……马霞夸夫斯基的天才却在于他的神机——他有簇新的人生观。……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积极的唯物派，并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上占一很重要的地位。

一九二三年七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期）上刊载了耿济之翻译的俄国名诗人布利乌沙夫（即勃留索夫）的论文《俄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其中讲到马雅可夫斯基。一九二四年四月，沈雁冰为《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写的《海外文坛消息》中，又提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说“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一九二七年底，蒋光慈编写的《俄罗斯文学》一书出版了。在这本书的上卷《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有专章讲到《未来主义与马雅可夫斯基》，其中说：

无论谁个都不能不说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十月革命涌现出许多天才的诗人，而马雅可夫斯基恐怕要算这些诗人中最伟大，最有收获，最有成就的一个了。真的，他真是一个稀有的现象，当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感觉着这位诗人有惊人的魄力和不可限制的勇敢。……

我们虽然早就知道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但是他的诗歌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却是比较晚的事，而且最初是从英文和世界语转译的。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L.（李一氓）翻译和郭沫若校阅的《新俄诗选》，其中从英文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三首诗：《我们的进行曲》、《巴尔芬如何知道法律是保护工人的一段故事》和《非常的冒险》（即《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这

本诗选后又改名为《我们的进行曲》，附注“原名新俄诗选”，仍由光华书局出版^④。这本选有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诗集的出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时候，因此它也免不了遭到查禁的命运。光华书店虽将这本诗选改头换面出版，但无论是《新俄诗选》，还是《我们的进行曲》，在一九三四年都先后被查禁：前者是当年十一月被查禁的，理由是属于“普罗文化”；后者是当年四月被查禁的，理由是“鼓吹阶级斗争”。尽管如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作品还是被介绍了过来并广泛地流传，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任何“围剿”和“查禁”，是都阻挡不了诗人的声音的！

一九三七年，上海 Motor（马达）出版社出版了万湜思根据世界语本马雅可夫斯基诗集“Per voĉo plena”（《放开喉咙歌唱》）转译的《呐喊》诗集，译者在《后记》中写道：

在中国，他（指马雅可夫斯基）底作品被译出来的似乎很少。据我所知道的，除了零零碎碎关于他的一生曾有过一点介绍之外，至于他底作品，仿佛见也不轻易见到。作者的姓名，我们已如此熟悉，而他底诗作，我们却如此生疏。实在是不很爽气的事。所以，纵使我的译笔如何恶劣、晦涩，甚或至于会有错误，也还是抖起最后的胆敢，把这本集子译过来了。

这本诗集共选译了二十首诗，其中包括《呐喊》（后改为《大声疾呼》，亦即《放开喉咙歌唱》）、《给艺术军的命令》、《向左进行曲》、《通行证》（即《苏联护照》）等有代表性的作品；还译了纪念列宁逝世的诗《兰宁》（《列宁》，即《我们不相信！》）以及诗人在法国和美洲等地旅行时所写的诗。这本诗集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因为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较多地介绍过来，而且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在我国出版的。抗日战争期间，译者在浙东一带经常受到日寇的骚扰，同时又生活在疾病与贫困交迫的情形之下，但他还是继续根据世界语和英语翻译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的新译本在他逝世（一九四三年）以

后方于一九五一年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五四年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印过。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我国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工作，并没有间断过。无论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还是在广大的敌后游击区；无论是在大后方的重庆和桂林，还是在孤岛的上海，经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而且不少作品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如肖三翻译了《左翼进行曲》、《最好的诗》、《与列宁同志谈话》等诗，于一九四〇年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大众文艺》上，据田间的回忆，晋察冀边区的铁流社曾用油印本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当一九四〇年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时，重庆的《新华日报》、《文学月报》和《中苏文化》等报刊上，都发表过纪念文章和新译的诗作，还举行过纪念活动。一九四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和《时代周刊》，编有纪念诗人诞生五十周年的特辑。此后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苏联文艺》，都介绍过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一九四九年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庄寿慈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我自己》。

我国建国以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更被大量地介绍过来，甚至同一种作品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本。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过去只有片断的节译，现在却有了几种不同的全译。长诗《列宁》一九五一年有赵瑞蕻的译本（上海正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有余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有飞白的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长诗《好！》一九五五年有余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有飞白的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此外，长诗《一亿五千万》，一九五七年有余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个期间，开始有人从事编辑出版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的工作。如赵瑞蕻准备编一部三卷本的选集，但只出了一本长诗《列宁》和

译者辑译的一本《马雅可夫斯基研究》。到了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集体力量着手编译五卷本的《马雅可夫斯基选集》：一九五七年第一卷出版，译了诗人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的诗歌作品；一九五九年第二卷出版，译了诗人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诗歌作品；第三卷在一九五九年出版，收有《列宁》、《好！》等长诗；第四卷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内容为剧本；第五卷在一九六一年出版，内容为论文，讲演及特写等。参加翻译的，有余振、卢永福、张铁弦、丘琴、乌兰汗、任溶溶、岳枫林等许多人，我也参加了翻译工作。这套选集的出版，第一次在我国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文学小丛书》本）；一九六〇年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论美国》组诗；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给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歌，也受到我国少年和儿童们的欢迎，如任溶溶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歌都翻译过来，一九五〇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给孩子们》；一九六一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版了他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集》，至于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和翻译的有关他的传记和回忆，也大量涌现。从一九五〇年起，每逢到他的诞辰和忌辰，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过纪念活动或是纪念诗人的诗歌朗诵会。

近年来，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仍然继续不断被翻译和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长诗《列宁》；《诗刊》和《世界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不久前，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出了飞白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讽刺诗选集《开会迷》。这些诗歌作品的出版和在朗诵会上的朗诵，都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听众的热烈欢迎。

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了，他的诗歌作品早就超出了国境，冲破了语言和翻译

上的困难，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且对我国当代的诗歌和不少诗人的创作都给予了很深的影响，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来说：

诗

和歌——

是炸弹和旗帜。

歌手的声音

能够使阶级振奋。

马雅可夫斯基还说过：

我的诗

将奋力

突破千秋万代，

而且很有分量地

粗犷地

引人注目地

出现在未来。

作为革命的诗人 and 歌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因此它一直到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到振奋和鼓舞着我们前进！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于北京

注：

① 这原是马雅可夫斯基在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写的一首未完成的长诗的题名。

② 这里引的诗，以《沫若文集》第9卷为准，在郭沫若题诗的手迹中，在“快速度的飞机”后面多一句“保卫祖国的军旗”。

③ 出典自《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当以色列人围攻耶利哥城时，上帝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在第七天上众人跟着祭司的号角大声叫喊，城墙自会崩塌。

④ 陈文超在“马雅可夫斯基作品初到中国”一文（见《吉林日报》1963年4月17日）中说：“马雅可夫斯基作品译成中文，从现有材料上看是1927年。这年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与李霖合译的《新俄诗选》里，有“我们的进行曲”等三首诗。1927年10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郭老所译《新俄诗选》，不但收入以上三首诗的修订译稿，还在附录“作者传略”中写下了诗人的小传。我当时曾就此事向郭老请教，郭老在6月25日复信说：“《新俄诗选》以1929年光华版为初版本。1927年的泰东版是假冒的。”又说李一氓未用过“李霖”之名。请参看我为《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三期写的“回想郭老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信”。